

葉主席劍英

電盧主席表敬佩

這一義舉，將使西南人民解
放戰爭獲得有利的進展，當爲人
民所稱頌

（本報訪訊）葉主席
深表敬佩。原電如下：「
和先生已說『匪，宜生
進展，當爲人民所稱頌，
實施，西南人民早獲得實
實」



欧之德 著 中国华侨出版公司

漢 起義紀實

卢汉起义纪实

欧之德 著

中国华侨出版公司

卢汉起义纪实
欧之德 著

出版者 中国华侨出版公司
北京市朝阳区西坝河
东里77号楼底商5号
(邮政编码: 100028)

经销者 江苏省新华书店

印刷者 南京7214工厂

开 本 787×1092毫米 32开本

字 数 227千字 10.625印张

版 次 1991年9月第1版

印 次 1991年9月第1次印刷

印 数 1—21000册

书 号 ISBN7-80074-416-7/I.205

定 价 4.90元



青年时期的卢汉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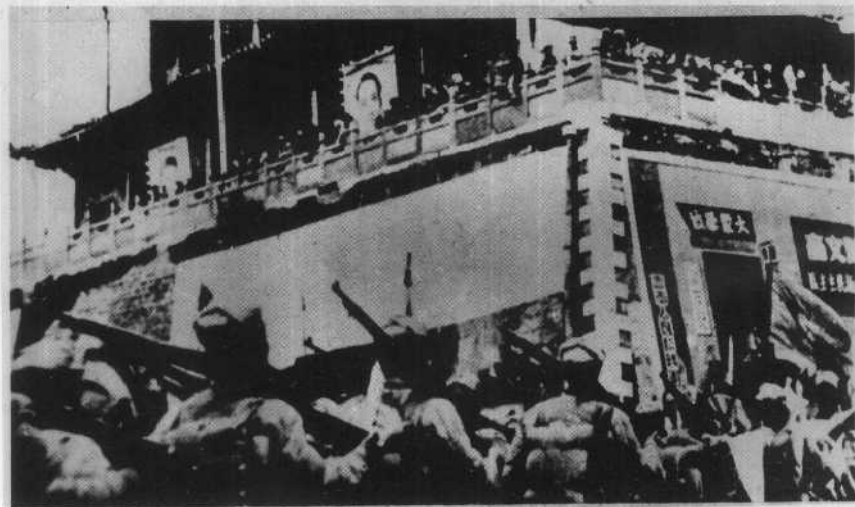
1950年2月22日，在云南各界欢迎人民解放军莅昆大会，卢汉将军致欢迎词。



卢汉将军热情欢迎中国人民解放军四兵团指挥员。左起：宋任穷、陈赓、卢汉。



在昆明拓东广场举行的12万人参加的欢迎大会上，陈赓（左）、宋任穷（右）接受昆明少年儿童儿童的献花。



昆明入城式，部队行经近日楼。

葉主席劍英

電盧主席表敬佩

這一義舉，將使西南人民解
放戰爭獲得有利的進展，當爲人
民所稱頌。

（本報訪訊）葉主席劍英對盧主席率部起義，宣告西南和平解放，回電深表敬佩。原電如下：「永衡先生助鑒：承賜手示，感佩已極，旋接佳電，知先生已脫離匪區，宣告起義，這一義舉將使西南人民獲得有利的進展，當爲人民所稱頌，請貫徹初衷，依照毛主席指示，早日復電付諸實施，雲南人民早獲得真正民主生活，是所盼禱。葉劍英。」

現當市金項下
應主位體身下於中
日當市部散中臣
亦有解其外勤及
重公承其位工作負
討以時權其命第其
不特而文時我益無
性平者保全個人生
命及今必出諸平
人已他而服從
應主位命各各作
同者應其一收通立
自今日起停止一切
動亦有武品守部級
亦有通議路材
不必服懷造三三級
作自動出西力學外
作如力應區其意
故意自保中故其
時雖已自科良概
沈醉

沈醉給所屬軍統單位下达的起义手令

目 录

第 一 章	春城“鸿门宴”	(1)
第 二 章	谁联络着周恩来	(35)
第 三 章	谣言纷纷到香港	(42)
第 四 章	蒋介石召见	(49)
第 五 章	徐鹏飞的大谋杀	(57)
第 六 章	云南王警卫营竟有共产党支部	(80)
第 七 章	要起义也不能这么干	(108)
第 八 章	蒋太子突然来临	(114)
第 九 章	斗智、攻心与暗杀	(135)
第 十 章	火烧火燎的野蜂	(154)
第十一章	沈醉呀沈醉，进亦忧、退亦忧	(168)
第十二章	毛泽东朱德叶剑英都在参与	(176)
第十三章	总裁的伤感晚宴与卢汉的行动	(184)
第十四章	起义纪实，妙趣横生	(199)
第十五章	卢汉又演了场“捉放曹”	(239)
第十六章	反扑也真玩命	(259)
第十七章	劲旅逃亡，惨不忍睹	(293)
第十八章	将军泪	(309)
第十九章	蒋介石瘦了许多	(315)
尾 声		(330)
后 记		(333)

第一章

春城“鸿门宴”

老一些的人记得，一九四九年，昆明的雨比往年更多。

雨季旺盛的八月，老天几乎变成了一张米筛。低低的云层下，似乎世界上所有的晦暗、潮湿、阴冷，全都浓缩到这座水瓢形的城市里。“水瓢”的中心——菜海子，被人们称为“翠堤春晓”的地方，积水已经淹住了一丛丛垂柳枝条，绿得发暗的细叶毫无生机地低着头，好象在等待着什么似的沉默着。树下来往的行人，撑着油纸伞或洋布伞，缩着肩膀，顾不得去浏览伞外那“闻道钱塘天下胜，翠堤知否是苏堤”的旖旎风光，匆匆赶路。有的人已经经受不住这夏日中的“如冬”气候，在短衣上套了夹袄，或在长衫外添了件马褂，就是在夏天里总爱大显丰满身韵的摩登女郎，合身的高叉旗袍外也不得不加一件毛衣，使本来苗条、秀气的身段变得臃赘起来。

淅淅沥沥的雨好不容易停住了，厚厚的云层终于裂开了一些缝隙，露出了几丝难得见到的蓝天，以及几朵轻飘飘的棉花云。有经验的“老昆明”自然晓得，这是天将放晴的预兆。就在菜海子，不，年青人叫翠湖公园的西边，有一条平时极不惹人注目的小巷叫“一丘田”巷内一个卖烧饵块的妇人看见雨住了，赶紧把用了多年的洋油桶做的炉子，从破屋中搬到湖边的人行道旁蹲下身子，挥舞着破蒲扇，鼓捣着炉中

已经奄奄一息的炭火。她鼓起腮帮使力地吹，那炭火便由一点点火星扩大为一团团暗红，再由暗红变成了淡蓝色的火苗，妇人脸上开始露出欣慰，蓝悠悠的火苗告诉她抓紧时机，在下一场雨没有将它浇灭之前烤熟二、三十张饵块是不成问题的。老妇人放下蒲扇，一边切着那圆圆的乳白色的食物，一边用鼻音很重的昆明腔唱歌般地喊起来：

“烧饵快哩——甜酱烧饵……”

“快”字还没出口，一个粗暴的声音压住了她的招徕：

“滚！不准在这里摆摊卖东西。”

妇人赶忙扭过头，一高一矮，两个大兵，端着枪横在面

在翠湖边的城市里。翠湖的半边——菜海子，被人们称为“翠堤春晓”的地方，积水已经淹住了一丛丛垂柳枝条，绿得发暗的细叶毫无生机地低着头，好象在等待着什么似的沉默着。树下来往的行人，撑着油纸伞或洋布伞，缩着肩膀，顾不得去浏览伞外那“闻道钱塘天下胜，翠堤知否是苏堤”的旖旎风光，匆匆赶路。有的人已经经受不住这夏日中的“如冬”气候，在短衣上套了夹袄，或在长衫外添了件马褂，就是在夏天里总爱大显丰满身韵的摩登女郎，合身的高叉旗袍外也不得不加一件毛衣，使本来苗条、秀气的身段变得臃赘起来。

淅淅沥沥的雨好不容易停住了，厚厚的云层终于裂开了一些缝隙，露出了几丝难得见到的蓝天，以及几朵轻飘飘的棉花云。有经验的“老昆明”自然晓得，这是天将放晴的预兆。就在菜海子，不，年青人叫翠湖公园的西边，有一条平时极不惹人注目的小巷叫“一丘田”巷内一个卖烧饵块的妇人看见雨住了，赶紧把用了多年的洋油桶做的炉子，从破屋中搬到湖边的人行道旁蹲下身子，挥舞着破蒲扇，鼓捣着炉中

人还想申辩一下，既然眼前这位家乡兵肯与她说“和气话”，说不定会高抬贵手。

“大嬷，莫讲了，快走。”云南兵压低声音催了一句，接着又提高了声音，“叫你赶快收拾摊子，还磨蹭哪样？”

老广兵点完烟后又过来了，那两道随时想收拾人的眼光再一次落到老妇人身上。云南兵又向老妇人使了眼色，顺手从炉子铁架上拿起一块白生生的烧饵块，吹了吹灰，又抹了一些甜酱，走到老广兵面前，笑嘻嘻地说：

“她马上就搬走。班长，来，尝尝我们云南的特产，香得很。”

老妇人从广东兵的眼睛中看到一种不可抗拒的命令，她无可奈何地从身边的水沟中舀起一碗水，向刚刚烧红的炭火泼去。一炉正燃得红彤彤的栗炭发出丝丝哀叫，极不情愿地熄灭了。当老妇人往小巷内又吃力地搬火炉的时候，她才发现，街头巷尾，到处都站着荷枪实弹的士兵。从菜海子通往福照街的几个巷口，已经没有几个行人了。

平时熙熙攘攘、人流不断的福照街，在权威人士一声号令之下，突然之间成了一条死街。街两旁的成衣铺、玉器铺、火腿铺……家家关门闭户。刚刚开始干水气的街面，只有无数军人的脚步发出令人心怵的囊囊声，这声音在清冷的街道上得意忘形地宣告，这是乱世之年至高无上的特殊权力。偌长一条福照街，加上邻近它的武成路、民生路、民权路，上千户居民，谁若敢伸出半个脑袋往外看一下，明晃晃的刺刀立即逼到眼前，显示出“戒严”二字的威风。十来个军人匆忙地打扫着街口菜市上的满地狼藉。那些被践踏得一塌

糊涂的鸡蛋、鸭蛋、青头菌、干巴菌以及各类瓜果，诉说着卖菜人刚才被迫赶得鸡飞狗跳的苦情。

一队挎着美式卡宾枪、戴着红底金边袖套的特别执勤队咔嚓嚓地走了过来，那整齐有力的脚步声是主宰者的战歌，是军人的骄傲。为首的中尉军官以十足的指挥者气派，抬起戴白手套的右手，稍微竖了竖食指，“咔”地一声，他身后这支小队伍立即整齐地原地立定，宛若一排浑圆的木桩戳在街中央。

“报告，第二十六军警卫营三连五班上士班长戴涛奉命带领全班正在清扫街道。”这位上士班长个子高大，口齿也清楚。在执勤队的皮靴声刚传入他耳朵的时候，他已命令十来个弟兄放下扫帚、铁锹，木偶般站得笔直，恭候训令。

“嗯”，中尉轻轻哼了一声，目光中流露出满意。白手套又摆了摆，对“木偶”们下了两个字的敕令：“稍息。”接着，他把头扭向上士班长，脸上的表情异常严肃：“加快清扫，军座很快就到。半小时后我再派人检查，有不合规定的地方，严加惩处。”

上士班长的“是”刚落音，中尉的队伍在他的食指指挥下，“咔”的一声起步往前走了。两边屋檐下戴着钢盔和白手套的哨兵等距离的五公尺一个，全向他行持枪注目礼。他迅速而认真地打量着每个哨兵的位置、身姿，以及每道巷口居民楼上的机枪口。当然，那些枪口隐蔽得只有他才知道其准确的位置。需要停留下来特别交待的地方，他就象刚才那样竖一下食指，队伍停下，自然会有人立即跑来向他报告。在一幢刷着绿颜色的小楼下面，一位有着几分秀气的电台台长被他训得面红耳赤，原因是临时设在这幢居民楼上的电台天

线露了一截在窗口外面。

“混蛋，你知道吗？今晚的活动有多重要。出了问题，你有十个脑袋也负不起责”。

“混蛋”台长哭丧着脸上楼收拾他的“败迹”去了。中尉带着他的随员巡视完了所有他认为应该巡视的地方，最后，走进了街口一幢四合院式建筑物的大门。此刻，他的目光格外仔细，神情也格外紧张。他知道，这是今晚有紧急重要“军务”活动的中枢。

其实，这幢建筑物平时并不怎么引人注目。除了在福照街算是比较大的一个院子之外，就是门口挂了一块“昆明总商会”的牌子。这牌子既没有省府、省党部这类牌子的庄重威严，也没有警备司令部、绥靖公署之类牌子那样透着阴森的杀气。它那平直方析的笔划、笔尾带有波势和挑法的标准隶书字体，只表明这是一个普普通通的商业机构。然而，此时，挂着这牌子的大门两边，却是双岗双哨，四柄寒光闪闪的刺刀挑着连绵阴雨带来的飕飕凉气，好不森严壁垒。

中尉军官的长统马靴跨进大门之后，队伍又象木桩般站立在四合院中间并不十分宽畅的三合土院坝里，他只带了两个随身传令兵，谨慎地在东厢房、西厢房以及楼上、楼下和客厅两边转了一圈，然后回到院坝，站在队伍前，队伍中传来整齐的立正的鞋后跟碰撞声。他摆了摆手，不失威严地轻声清了一下喉咙，开始下达指令：

“弟兄们，今晚事关重大。诸位都是我军中之精干，军座才委任你们担任这内勤警卫。现在，按你们上午所看的位置，各就各位。届时，务必切实注意客厅里军座的信号。外面，有外勤部队负责。”

这支队伍迅速分成了若干个小组，悄然无声地隐没在各个房屋之中。

很快，四合院又一片寂静，静得令人恐怖，深灰色的大门紧紧关闭着，加上几条街上刺刀组成的防线，一切秘密都被牢牢地封锁在里边，这秘密要等被中尉几次提到的“军座”到来时才能解开。

涂刷着庄重的银灰颜色的光复楼，耸立在市区五华山的翠绿丛中。连绵的阴雨天气并没减少这幢引人仰首的云南省府机关大楼的气派。门前粗大的圆柱支撑着摆有无数办公桌、公文卷和电话机的大厦。照得过人影的水泥汀地面接触过无数进进出出的西装革履或全身戎装的要员。连楼下的两排龙柏，也不失省府的尊贵；凝绿集翠，整齐清新。人行其中，自然产生一种肃穆的感觉。

一辆黑色小轿车几乎没有声息地徐徐驶近圆柱，还没停稳，楼上楼下几个宽阔的窗户上，几乎同时伸出几个脑袋，这些从不同角度投下的目光，都是首先落在这辆车的牌照上。

“0888”，没错，这是省主席卢汉的专车。

车门已被先下车的副官恭恭敬敬地双手扭开了，这幢大楼的主宰——省主席卢汉稳步迈下了车，略显方正的脸上毫无表情，刚刮过胡子的脸庞显出几分富态。他没有和任何人打招呼，甚至连卫兵的敬礼也没理睬，径直走进了三楼的“主席办公室”。室内陈设整洁简练，偌大一间办公室只有两张淡灰色的大沙发和两张合并起来的办公桌。深兰色的桌布上，摆着当天送来的《中央日报》和本省省报《平民日报》。他坐下后，随手翻开报纸，两行黑体字映入眼帘：女校长热恋教务

主任，徐娘半老不嫁青年。他哼了一声，又翻另一张，是一行更大的黑体字：蒋总裁在重庆林园设宴邀各路长官，饭后，杨森市长的家庭音乐团表演……

他心烦意乱地把报纸推到一边，无心再看。设宴，设宴，官场上竟有这么多宴会，每个宴会都是有动机的。老蒋从台湾专程飞到重庆，在林园设宴当然有他的意图。此时的卢汉想象得出参加宴会的西南各省军政首要们各种各样的表情。前两天的报纸已经登载了四川省主席王陵基，贵州省主席谷正伦，以及称为西康王的刘文辉、邓锡候等纷纷到渝朝见老蒋的消息，唯独他卢汉称病没有去。他派了省府委员杨文清和秘书长朱景暄去应酬，可是，杨、朱二人很快就从重庆回来了，老蒋不买帐，非要他亲自去见驾不可，并派了侍卫长俞济时到昆劝说。俞济时是蒋介石的亲外甥，势力亦非同小可。刚才，他到飞机场接俞济时时，俞一下飞机就递给他一张蒋介石在重庆发表的“书面谈话”。那“书面谈话”声称：“匪区成千成万同胞，到处群起反抗，只要大后方民众坚持反共战争，最后胜利来临，必较对日抗战为速……中正今日来渝，与父老故旧叙谈，感愧良深。唯当此国家存亡，民族生死关头，革命报国，剿匪保民，义无反顾。愿以在野之身，追随父老故旧之后，为国家独立、人民自由奋斗到底……”

蒋介石这些话，在卢汉听来，早已是老生常谈。早在今年元旦，蒋介石率中央文武百官，拜谒国父孙中山陵寝时，就慷慨激昂地致训词说：“回想过去三十年之革命历史，总理在世时领导我们党员作四十年艰苦奋斗之精神，吾人觉得非常惭愧，亦非常感奋。现在，我们不得不委屈求全。但我

们还有很大的战斗力，可战可和任共党选择……”

选择个屁。卢汉望着墙上的全国地图，恼怨齐发。仅仅离训词才半年多点时间，解放军便跨过长江，挥师南下，华北、中原各大城市相继失守，蒋介石的迷梦已成烟痕泡影。如今他亲临重庆，目的很明显，想凭藉西南这块最后的阵地进行抵抗。林园的宴会不是一般的宴会，这宴会卢汉没有参加，蒋介石自然不会放过他，非要拉他参加不可。唉……

今晚，福照街又是一个等待他参加的宴会。在这之前两天，他已接到一张设计精致、口气恭敬、署名余程万的请柬。请柬上说，二十六军为感谢省府和云南各界的柔怀关照，特设宴答谢，并请观看名滇剧“杨八姐游春”。今天，余程万还两次亲自打电话给他，无论如何要请主席“赏脸”。他在电话上爽快地答应了余的邀请。

“报告！”一个音调不高、但很清晰的声音传进来。卢汉熟悉这声音，这是他的主任秘书杨适生。

“进！”卢汉把目光从墙上收回，端坐好之后，才应了一句。他要下级面前，哪怕是最亲信的下级面前，永远保持一个首脑应有的严肃的态度，尤其是在办公室里。

虚掩的深紫色的办公室门被杨适生有礼貌地轻轻推开了，他挟着一个公文夹，脸上蓄满了真诚的笑容：

“主席回来了？！主席辛苦！”就象刚才在门外喊“报告”一样，声音不高不低，十分得体。

“嗯。”卢汉答应了一声，扭过头，看了他一眼，用亲切的口吻问道：“什么事，适生？”

“民政厅送来一份关于二十八个县受灾情况和救济办法的呈文，请主席阅示。”

也许是他刚进办公室还没涉及其它公文，暂时有闲暇，或者是“灾情”二字引起了他的重视，卢汉接过呈件，离眼睛远远地看了起来，边看，边不由自主地捏着胸前的钮扣摸来摸去。作为主任秘书的杨适生知道，这是卢主席内心活动激烈的特有表情，说明呈文的内容在他心中已占了重要位置。

二十八个县报灾，当然不能等闲视之。眼下昆明阴雨不断，而滇西的禄丰、永平直到腾冲，却旱情严重，数月不下雨，地里的庄稼多数干死；滇东北的曲靖、绥江、昭通一带又是冰雹成灾，众多居民的房屋被毁坏，人员和牲畜亦有不少伤亡，无家可归者比比皆是。卢汉的目光在“昭通”二字上多停留了一下，昭通是他的故乡，故乡父老遭灾受难，他更觉得救灾救民之责任重大。民政厅在呈文上写了几点意见：一、电请中央行务院及内政部拨款救灾。二、通知各县由息谷或公款项下提款救灾。三、代电省参议会及有关机关商组救济机构募捐。

“几条意见我同意，该报的要尽快报。你再给参议会打个招呼，要他们抓紧筹集募捐。另外，所有救济款项，不准任何机构和个人截留，有混水摸鱼者，严惩不贷。还有，目前时局紧张，要防止有人煽动灾民趁机闹事。”卢汉交待完后，在呈文上签了字，把公文夹递还给杨适生。

“还有一件事，余军长的副官打电话询问主席几点钟到福照街？”杨适生抓紧时机，把该请示的事尽量当面请示完。

“你说，他们怎么催得这么紧？”

“主席，我看，你还是不去为好。余军长平时请客都是在北校场二十六军军部，而且也没有多少警卫呀。”杨适生分析说。